

漢書門類
 函號 三三
 架冊 七一
 冊號 五一

內閣文庫
 漢書
 函號 三三
 架冊 七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47)
函號	299 3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君道

以至誠仁愛為本

同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五卷

淺草文庫

君道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

欲求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

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

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恣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

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

入君
當明
其道

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
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
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
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
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
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
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
明玉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
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

聖人
無棄
物

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
已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善
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
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
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凍水司馬氏曰天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

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
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
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

君道以求為先務

臺諫以公議為主

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各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三

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

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

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誑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

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今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勸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

至大

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

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阜

天道至大至正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

人君不可頃刻忘君之心

天下有三大有

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心一天下

大幾有四

大法有三

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任人爭轉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志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一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含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

人服而天下安

天下有二難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君道總論

天下之臣有三

義理群生之性

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

人君納諫之本

朱子曰

生理大全卷六十五

天子至尊無上

世理大全卷六十五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
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
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宫外有三朝五門其
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冢
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
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
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位宁有官
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王師所誦之
也居寢有瞽御之箴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
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太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
尚其書春秋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其書春秋尚御瞽幾聲之上下察其樂不幸
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
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

世理大全卷六十五

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丕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

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

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入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

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知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

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天下之事于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

正心
為天
下萬
事之
本

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
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
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
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
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
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
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
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
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

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
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
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
曳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
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
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
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
所以朝廷百官大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
畢也心一不正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
 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
 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積之之克之復之如對
 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
 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
 漿衣服不舎器用財賄與夫官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
 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

人主
 當務
 聰明
 之實

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
 愼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
 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
 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
 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
 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示
 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
 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

聖人欲全此理

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道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

身者與民其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

人主通天下為一身

南軒張氏曰

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入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

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

道者可以知天道。堯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禍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蹈春冰，如惘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轡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離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繫奉，黍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而自朝至夏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止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暫御之臣不得上聞于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

蕃凡以是耳

集覽

三恪助祭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翼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閼父舜之後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蒲也周得天十封夏後千祀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凡三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故而已故曰三恪韻會載古客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唐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發周漢后為三恪

魯齊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

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界
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
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
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
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
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
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暴括平日之

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
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
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
之眾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
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
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
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
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
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

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
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或
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
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
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
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
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
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
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

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
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
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
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
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
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
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
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而恩鼓其怒以張勢
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

人君以知人為貴

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擯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邪太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

術于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制手肘矛盾者多矣夏嬰云擊肘矛盾者多謂言行相背者不一行之為甚難也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

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

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仁義
人主
之術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

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王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其受佞人而外敬正上不徇於

三五
以敬
為修
身立
政之
本

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
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
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
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
之累然後為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
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

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
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
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名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
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
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名
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
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成
侮五刑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桀侮五常
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二十一

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
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
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
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
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
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沈觀古昔凡過
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
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
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

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
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
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
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
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
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
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
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

露於昵此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
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恭隨之勤忘之靡常而
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
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
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
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

聖人經世大法
人王之學惟當
急務為

王之學與孺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
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
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
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
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
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
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

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為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

周公
萬世
法

生理大全卷六十五

養生要論

二十一

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固匪正人且夕承
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
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
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
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宮
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入完
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
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

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
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
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
豈以文來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
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
則聖人之所以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

以正
心爲
要

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
古訓不可不致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
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
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裁定
福亂雖急於求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
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

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
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

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
無怠晝矣夕以修命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
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
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夤畏祗
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
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
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
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右程書衛

生理大全卷六十五
道學論
二十一

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

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集衛石

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正義曰衛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歲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瀟不得休息前漢刑法志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宜之官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奸邪並生注云省讀文書日百二十斤為程衛士傳餐通鑑隋文帝每臨朝御至日晏未暇太食令侍衛士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

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生

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

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

則影直源濁則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

主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

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

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

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

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正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

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

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一十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

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一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

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

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

剷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

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
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
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
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語邪不得而惑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
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
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瑣
搜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

人主
出治
之本

曾子許氏曰

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
聖人不如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
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不能
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所故也太宗之英明猶於
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
以成就之惜哉

慎獨
可以
行王
道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

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

大本正可以保天下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自之詳則至於容貌詞

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三十一日

三代有道之長

孝昭不忘先王之

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當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

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集覽進善之旌漢文紀朝有進善之旌注應劭曰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之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通志帝堯置諫鼓建窮民立謗木吏人書之欲聞過也如淳曰誹謗之木即橋梁交牛注頭也應劭曰誹謗橋梁邊板也所以書政治之愆至秦去之諫鼓即登聞鼓也三公之尊書周官篇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少之親書周官篇少師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三十五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五 君道論 三十五

少傳少保曰曰三孤注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或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史佚之流史記晉紀史佚請擇注史太史佚其各也

曾齊許氏曰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也

君臣

程子曰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止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

以康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

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

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

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士穀之事舜不

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

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

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

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五 君道論 三十六

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在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

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

君臣萬化之原

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未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

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纒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

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
 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這箇事體初間只爭此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
 聖人所以一曰二曰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
 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

季其後為季孫氏與孟孫仲孫三氏二三分公室故謂之三桓者也

覽集季友按史記季友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號成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

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
 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
 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
 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太戒看這說
 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
 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
 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
 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
 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

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
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
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
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

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
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集覽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書畢命篇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按史記畢公名高與周同
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其後為魏也四世謂文武
成康之世也父師即太師也康王之冊按史記周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垂拱仰成天下太平刑措不用
用在位二十六年通要云康王冊命畢公以成周
之衆保釐東郊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
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
交則不為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
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
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

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覽集 郭子儀按唐鑑子儀華州鄭縣人自武舉補左衛長史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加司徒封代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八子四孫皆顯化

○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之行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偽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苟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

生理大全卷六十五 君道論

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

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近臣守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

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

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入

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集刑名之說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名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其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名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者也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

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

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

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

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

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

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

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玉問孟子何以利吾

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

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

君子不無委曲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君道終論 四十一

人君
其尊
如天

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
齊于殿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
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
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
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

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
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
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

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
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
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片以事其君
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
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
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夫水源濁則流汗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
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智
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為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闔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

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眾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

周公未嘗取賞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集覽開國曲阜以侯伯禽按史譜也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為魯國以輔周室時伯禽于其國變其禮革其俗國人化之

○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

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入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

士立 韓要 以正 直忠 厚為 本

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
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
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
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
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
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
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

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
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
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
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
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
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
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

宰相以得士為功

官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心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禪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伊尹任天下之重

耻若持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己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生重入...

報君
愛民
所富
為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閭政適入而必務
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
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
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
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
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

忠臣
藥石
之戒

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
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
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
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
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
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
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
願而憚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
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

愛君以周法公為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君道論

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女慝也其志非盡媚也乃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士良文宗時宦官性狡諂以李訓所薦得典北司兵柄由是收制太子顯擅國政宰相奉行文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拜觀軍令使既而為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削其官爵籍其家貨六嬖六姬之惑左傳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姬一焉嬖名嬖便嬖左右近君者也姬周

姓貴於衆國之故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也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

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

性理大全卷六十五 君道論

